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三十八回

花果山羣妖聚義

黑松林三藏逢魔

却說那太聖雖被唐僧逐趕，依然猶思念感激不已。翠霞見

東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年矣。只見那海水

烟波蕩蕩，巨浪悠悠，烟波蕩蕩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

脈，潮來洶湧，水浸溝環，潮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

水浸溝環，却似狂風吹九夏，乘龍福老，往來必定做躉

跨鶴仙童，反覆果然憂慮過。近岸無村社，傍水少漁舟。

浪捲千年雲，風生六月秋。野禽憑出沒，沙鳥任飛揚。眼

前無釣客耳，時只聞鷗海底遊魚樂。天邊遇隱。

那行者將身一縱跳過了東洋大海早至花果山按落雲頭睜睛觀看那山上花草俱無烟霞盡絕峰巖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麼這等只因他鬧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聖二郎神率領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燒壞了這大聖陪加悽慘有一篇敗山頽景的古風爲証

回顧仙山兩淚垂對山悽慘更傷悲當時只道山無損今日方知地有虧可恨二郎將我滅堪嗔小聖把人欺行兇掘你先靈墓無干破爾祖墳基滿天霞霧皆消蕩徧地風雲盡散稀東嶺不聞斑虎嘯西山那見白猿啼北谿狐兔無踪跡南谷獐羨沒影遺青石燒成千塊土

碧紗化作一堆泥。洞外喬松皆倒。崖前翠柏盡稀少。  
椿杉槐檜栗櫟焦。桃杏李梅梨棗了。折絕桑無怎養蚕。  
柳稀竹少難栖鳥。峰頭巧石化爲塵。澗底泉乾都是草。  
崖前土黑沒芝蘭路。畔泥紅藤薜蘿住。日飛禽飛那處。  
當時走獸走何山。豹嫌蟻惡傾頰所。鶴避蛇回敗壞關。  
想是目前行惡念。致今日下受難。

那大聖正當悲切。只聽得那芳草坡前蔓荆凹內。响一聲。  
跳出七八個小猴。一擁上前圍住。叩頭道。大聖爺。  
今日來家了。美猴王道。你們因何不耍不煩。一個個搬  
踪隱跡。我來多時了。不見你們形影。何也。群猴聽說。一

個垂淚告道。自大聖擒拿上界。我們被獵人之苦。着實難捱。怎禁他硬拏強弓黃鷹劣犬。網扣鎗鉤。故此各惜性命。不敢出頭。須要只是深潛洞府。遠避窩巢。儻去坡前偷草食。渴來澗下吸清泉。却纔聽得大聖爺爺聲音。特來接見。伏望扶植。那大聖聞得此言。愈加悽慘。便問你們還有多少在此山上。群猴道。老者小者。只有千把。大聖道。我當曉得。共有四萬七千群猴。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群猴道。自從爺爺去後。這山被二郎菩薩點上火。燒殺了大半。我們蹲在井裡。鑽在澗內。藏於鐵板橋下。得了性命。及至火滅烟消。出來看時。又沒花果養贍。難以存活。別處又去了一半。我

們這牛魔王的，住在山中。這兩年，又被些打獵的搶了一半去也。行者道：「他搶你去何幹？」群猴道：「說起這獵戶可恨！他把我們中箭着鎗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剝皮剔骨，醬煮醋蒸，油煎鹽炒，當做下飯食用。或有那遭網的，遇扣的夾活兒拿去了，放他跳圈做戲，翻筋斗，豎蜻蜓，當街上篩鑼擂鼓，無所不爲的頑耍。」大聖聞此言，更十分惱怒道：「洞中有甚麼人執事？」群猴道：「還有馬流二元帥、斧巴二將軍管着哩。」大聖道：「你們去報他知道，說我來了。」那些小妖撞入門裡報道：「大聖爺爺來家了！」那馬流奔巴聞報，忙出門叩頭迎接進洞。大聖坐在中間，群妖羅拜於前。啟道：

聖爺爺近聞得你得了性命。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如何不走西方。却回本山。大聖道。小的們。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識賢愚。我爲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盡了平生的手段。幾番家打殺妖精。他說我行兇作惡。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赶回來。寫立貶書爲照。永不聽用了。衆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做甚麼和尚。且家來帶捲我們耍子幾年罷。叫快安排椰子酒來。與爺爺接風。大聖道。且莫飲酒。我問你。那打獵的人。幾時來我山上一度。馬流道。大聖。不論甚麼時度。他逐日家在這裏纏擾。大聖道。他怎麼今日不來。馬流道。看待來耶。大聖分付小的們。都出去把那山上燒酥了。

的碎石頭，與我搬將起來堆着，或二三十個一排，或五六十個一堆，堆着我有用處。那些小猴都是一窩風，一個個跳地，朔天亂搬，子許多堆集。大聖看了，教小的們都往洞內藏躲，讓老孫作法。那大聖上了山嶺，看處，只見那南邊，繫鼓檣，嘴嘴鑼鳴，閑上有千餘人馬，都架着燭火，持着刀鎗。猴王仔細看那些人來得兇險，好男子，真個曉勇。  
但見

狐皮蓋肩頂，錦綺裹腰胸。袋挾狼牙箭，膀掛寶雕弓。  
似披山虎馬，如跳淵龍虎。羣引着犬，滿勝架其鷹。  
擲火砲，帶定海東青。粘竿百十擔，兔火有千根。牛頭

路網闖王扣子繩一齊亂吆喝散撒滿天星

大聖見那些人奔上他的山來心中大怒手裏捻訣口內念念有詞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脾的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好風但凡

揚塵播土倒樹摧林海浪如山聳渾波萬疊侵乾坤  
蕩蕩日月暗沉沉一陣搖松如虎嘯忽然入竹似龍吟  
萬獸怒號天噫氣飛砂走石亂傷人

大聖作起這大風將那碎石乘風亂飛亂舞可憐把那地  
千餘人馬一個個

石打鳥頭粉碎沙飛海馬俱傷人參官桂荷箭

硃砂地上附子難歸故里。檳榔怎得還鄉。屍骸輕粉臘。  
山塲紅娘子家中盼望。有詩爲証。

人亡馬死怎歸家。野鬼孤魂亂似麻。可憐抖擞英雄體。  
不辨賢愚血染沙。

大聖按落雲頭，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從歸順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勸我話道：『子自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自有餘。』真有此話。我跟着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却結果了這許多性命。」叫小的們出來，那群猴狂風過去，聽得大聖呼喚，一個個跳將出來。太聖道：「你們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剝得來家洗淨，

跡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屍首都推在那萬丈深潭內，把死倒的馬，拖將來剝了皮，做靴穿，將肉醃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給人，與你們操演武藝。將那雜色旗號收來，我用群猴一個個領諾。那大聖把旗拆洗，總開做一面雜彩花旗，上寫着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十四字。豎起杆子，將旗掛於洞外，逐日招魔聚獸，積草屯糧。不題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龍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後種松柏，桃李棗梅，無所不備。逍遙自在，樂業安居，不題。却說唐僧聽信狡性，縱放心猿攀鞍上馬，八戒前邊開路，沙僧挑着行李，西行過。

了白虎嶺，忽見一帶林丘。真個是藤攀葛繞，柏翠松青。  
藏叫道：徒弟呀！山路崎嶇，甚是難走。却又松林叢簇，樹木  
森羅，切須仔細。恐有妖邪妖獸。你看那獵子抖擻精神，叫  
沙僧帶着馬。他使釘耙開路，領唐僧徑入松林之內。正行  
處，那長老兜住馬道：八戒，我這一日其實餓了。那裏尋些  
齋飯我吃。八戒道：師父請下馬在此。等老猪去尋。長老下  
了馬。沙僧歇了擔，取出鉢盂，遞與八戒。八戒道：我去了也。  
老間那里去？八戒道：難管我這一去，鑽水取火，尋齊至五  
雪求油化飯來。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裡十餘里，到處  
曾撞着一個人家。真有狼虎無人烟的去處。

得辛苦。心內沉吟道：當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今日輪到我的身上，誠所謂當家纔知柴米價。養子方曉父娘恩。公道沒去化處，他又走得瞌睡上來，思道：我若就回去，對老和尚說沒處化齋，他也不信我走了這許多路，須是再多幌個時辰，纔好去回話。也罷也罷，且往這草科裡睡睡。就子就把頭拱在草內睡下。當時也只說畧倘一倘就起來，豈知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管齁齁睡起。且不言八戒在此熟睡，却說長老在那林間，耳熱眼跳，身心不安，急回叫沙僧道：悟能，去化齋怎麼這早晚還不回？沙僧道：師父，你還不曉得哩？他見這西方上人家齋僧的多，他

壯子又大，他管你，直等他吃飽了纔來哩。三藏道：正是呀。

倘或他在那里貪着吃齋，我們那裏會他。天色晚了，此間不是個住處，須要尋個下處方好哩。沙僧道：不打緊，師父。

你且坐在這里等我，去尋他來。三藏道：正是，正是有齊。

齋罷了，只是尋下處要緊。沙僧綽了寶杖，極脚松林裏。

八戒長老獨坐林中，十分悶倦，只得強打精神，跳將起來。

把行李攢在一處，將馬拴在樹上，摘下藏的牛笠，擰成了一

錫杖，整一整綿衣，徐步幽林，權滿散開，那裏老者看過了。

草山花，驛不盡歸巢鳥。原來那林子內，都是

小的去處，只因他情慾素亂，都走錯了。他一來，也是要放

散悶。二來也是要尋八戒沙僧。不期他兩個走的是裏頭路。長老轉了一會。却走向南邊去了。出得松林。忽撞頭見那壁處金光爛熳。彩氣騰騰。仔細看處。原來是一座寶塔。金頂放光。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頂放光。他道我弟子却沒緣法哩。自離東土。發願逢廟燒香。見錫拜佛。遇塔掃塔。那放光的不是一座黃金寶塔。怎麼就不曾走錯條路。塔下必有寺院。院內必有僧家。且等我走走。這行囊馬匹。料此處無人行走。却也無事。那里若有方便處。待徒弟們來。一同借歇。噫。長老一時悔氣到了。你看他扯開步。至塔邊。但見那

石崖高萬丈。山大接青霄。根連地厚峰插天。南朝胡邊。  
樹數千顆。前後藤纏百餘里。花繁草稍風有影。水流推  
寶月無根。倒木橫擔深澗。柏藤結掛光峰。石橋下流滾  
滾清泉。臺座上長明明白粉。遠觀一似三島天堂。遙  
有如蓬萊勝境。香松紫竹遶山溪。鴉鵠猿猴穿峻嶺。洞  
門外有一來一往的走獸成行。樹林裡有或出或入的  
飛禽作隊。青青香草秀。艷艷野花開。遠所在。秀明她  
境。那長老晦氣撞將來。

那長老舉步進前。繞來到塔門之下。只見一個那和尚。掛在裡面。他破步入門。揭起簾內就進。猛撞頭撞那石

牀上側睡着一個妖魔。你道他怎生模樣。

青靛臉白獠牙，一張大口呀呀，兩邊亂蓬蓬的鬚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面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茅，鵝嘴般的鼻兒，拱拱噏星樣的眼兒，巴巴兩個拳頭，和尚鉢盂模樣，一雙膳膳<sup>膳膳</sup>，唐帽枷，斜披着淡黃袍，帳賽過那織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映的一塊石，細潤無瑕。他也曾小妖排蠻陣，他也曾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風凜凜，大家吆喝。叫一聲爺，他也曾作三人壘酌酒，他也曾風生兩腋，盜傾茶。你看他神通浩浩，婆娑下腰，遊遍天涯。荒林邊萬鶴，深莽宿龍蛇。

子種田生白玉。道人伏火養丹砂，小小洞門雖到不得。  
那阿鼻地獄，楞楞妖怪，却就是一個牛頭夜叉。

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唬得打了一個倒退，遍體酥麻。  
兩腿酸軟，卽忙的抽身便走，剛剛轉下一個身，那妖魔他的靈性，着實是强大，撐開着一雙金睛鬼眼，叫聲小的們。  
你看門外是甚麼人？一個小妖就伸頭望門外打一看，看見是個光頭的長老，連忙跑將進去，報道：大王，外面是個和尚哩，圓頭大面，兩耳垂肩，嫩刮刮的一身肉，網繡綢綃，  
一張皮，且是好個和尚。那妖聞言，呵聲笑道：這叫做猢猻。  
頭上蒼蠅，自來的衣食你衆小的們，疾忙趕上來，與我拿

將來我這里重重有賞。那些小妖就是一窩蜂齊齊擁上。  
三藏見了，雖則是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終是心驚膽  
顫，腿軟腳麻。況且是山路崎嶇，林深日暮，步兒那里移得  
動。被那些小妖平擡將去，正是龍逢淺水遭蝦戲，虎落平  
洋被犬欺。縱然好事多磨障，誰像唐僧西向時。你看那衆  
小妖，擣得長老放在那竹簾兒外，懼懼喜喜報聲道：大王  
拿得和尚進來了。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只見三藏頭  
直上貌堂堂，果然好一個和尚。他便心中想道：這等和尚  
必是上方人物，不當小可的。若不做個威風，他怎肯服  
降哩？陡然間就狐假虎威，紅鬚倒竖，血鬚朝天，睂睛遂裂。

大喝一聲道：帶那和尚進來。衆妖們大家响响的答應了。  
一聲是就把三藏望裡面只是一堆。這是既在矮簷下，怎  
敢不低頭。三藏只得雙手合着，與他見個禮。那妖道：你是  
那里和尚從那里來到那里去？快快說明。三藏道：我本是  
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敕命，前往西方訪求經偈。經過貴  
山特來塔下謁望，不期驚動威嚴，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  
得經回東土，永註高名也。那妖聞言，呵呵大笑道：我說是  
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吃你哩，却來的甚好甚好。不然  
却不錯放過了你。該是我口內的食，自然要撞將來。就放  
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脫。叫小妖，把那和尚拿去，繩子。

然那些小妖一擁上前，把個長老繩縛索綁綽在那定魂椿上。老妖持刀又問道：和尚你一行有幾人？終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見他持刀，又老實說道：大王，我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都出松林化齋去了。還有一擔行李，一匹白馬，都在松林內放着哩。老妖道：又造化了！兩個徒弟連你三個，連馬四個，尙吃一頓了！小妖道：我們去捉他來。老妖道：不要出去，把前門關了，他兩個化齋來，一定尋師父吃。尋不着，一定尋着我門上。常言道：上門的買賣好做。且等慢慢的捉他。衆小妖把前門閉了，且不言。三藏

這裏回說那沙僧出林找人，真有十餘里遠近，不曾見

個莊村他却站在高阜上正然觀看只聽得草中有小言語急使杖撥開深草看時原來是缺子在裡面說夢話哩被沙僧揪着耳聰方叫醒了道好缺子阿師父教你化齋許你在此睡覺的那缺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兄弟有甚時候了沙僧道快起來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放你我這里尋下住處哩缺子懶惰懶懶的托着鉢盂掛着鉤竿與沙僧徑直回來到林中看時不見了師父沙僧埋怨道辦是你這缺子化齋不來必有姦情拿師父也入林築避處弟莫要胡說那林內是個幽雅的去處決然沒有姦情想是老和尚坐不住往那里飄飄去了我們尋僧却見二人

只得牽馬挑擔，收拾了斗蓬錫杖，出松林尋我師父。這一回也是唐僧不該死他兩個尋一回不見，忽見那正南下有金光爍爍，八戒道：兄弟阿，有福的只是有福，你看師父往他家去了，那放光的是座寶塔，誰敢怠慢，一定要安排齋飯，留他在那里受用，我們還不走動些，也趕上去吃些。齊兒沙僧道：哥阿，定不得吉凶哩，我們且去看來。二人雄糾糾的到了門前，呀，閉着門哩，只見那門上橫安了一塊白玉石板，上鐫着六個大字：碗子山波月洞。沙僧道：哥阿，這不是甚麼寺院，是一座妖精洞府也。我師父在這里也見不得哩，八戒道：兄弟莫怕，你且拴下馬韁，守着守待，

問他的信看。那妖子舉著鉈，上前高叫開門。那洞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忽見他兩個的模樣，急抽身跑入裡面報道：「大王，買賣來了！」老妖道：「那里買賣？」小妖道：「洞門外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與一個晦氣色的和尚，來叫門了。」老妖大喜道：「是猪八戒與沙和尚尋將來也！」噫！他也會尋哩。怎麼就尋到我這門上？既然嘴臉凶惡，那裏要怠慢了？叫取被掛來，小妖擋來，就結束了。纔及到手，便出門來，却說那人戒沙僧，在門前正等。只見妖魔來得兇險，你道他怎生打扮？

青臉紅鬚赤髮飄黃金鎖鎖兜光鏡，纏肚襯腰帶石轆

舉胸勒甲步雲絲，閒立山前風吼吼。悶遊海外浪滔滔。  
一雙藍靛焦筋手，執定追魂取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  
聲揚二字喚黃袍。

那黃袍老怪出得門來便問你是那方和尚，在我門首吆喝。八戒道：我兒子你不認得我是你老爺？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師父是那御第三藏。若在你家內趁早送出來，省了我釘耙築進去。那怪笑道：是是是。有一個唐僧在唐家，我也不曾怠慢他。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吃哩。你們到上去了吃一個兒何如？這獵戶認真就要趕去。沙僧一把將他扯住，說道：你這獵戶，你怎敢吃人？

悟掣釘耙望妖怪劈臉就築。妖怪側身躲過，使鋼刀急架相迎。兩個都顯神通，縱雲頭跳在空中廝殺。沙僧撇了行李，白馬舉寶杖急急幫攻。此時兩個狠和尚，一個潑妖魔，在雲端裡這一場好殺。正是那：

杖起刀迎，耙來刀架。一員麾將施威，兩個神僧顯化。九齒耙真個英雄降妖杖，誠然兇咤。沒前後，左右齊來。那黃袍公然不惧，你看他蘸鋼刀，幌如意錶寶珠，神通無量。爲廣大，只殺得半空中霧繞雲迷，半山裡崖崩嶺咋。一個爲聲名，怎肯平休；一個爲師父，斷然不怕。

他三人在半空中，往來來戰經數十回合，不分勝負。答

因性命要緊其實難解難分

畢竟不知怎救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心猿一放就有許多磨折可不慎之真正只有微言  
打不破也

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承恩八戒轉山林

號

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本原自性佛前修迷悟  
豈居前後悟卽刹那成正迷而萬劫沉流若能一念舍  
眞修滅盡恒沙罪垢

却說那八戒沙僧與怪鬪經個三十回合不分勝負你道  
怎麼不分勝負若論賭手段莫說兩個和尚就是二十個  
也敵不過那妖精只爲唐僧命不該死暗中有那護法神  
祇保着他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倹功曹  
十八位護教伽藍助着八戒沙僧且不言他三人戰鬪却

說那長老在洞內悲啼，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淚道：悟能呵，不知你在那個村中逢了善友，貪着齋供，悟淨呵，你又不知在那裏尋他，可能得會。豈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難，幾時得會你們。脫了大難，早赴靈山，正當悲啼煩惱，忽見那洞內走出一個婦人來，扶着定魂椿，叫道：那長老，你從何來？爲何被他綁在此處？長老聞言，淚眼偷看那婦人，約有三十年紀，遂道：女菩薩，不消問了，我已是該死的，走進你家門來，也要吃，就吃了罷，又問怎的？那婦人道：我不是吃人的，我家離此西下有三百餘里，那里有座城，叫做寶象國，我是那國王的第三個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十

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閒，被這妖魔一陣狂風，捲將來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在此生兒育女，杳無音信。回朝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見，你從何來？被他拿住。唐僧道：貧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經者，不期閒步悞撞在此。如今要拿住我兩個徒弟，一齊蒸吃哩。那公主陪笑道：長老寬心。你既是取經的，我救得你，那寶象國是你西去的大路，你與我稍一封書兒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救他便了。你罷，三藏點頭道：女菩薩若還救得貧僧命，願做稍書寄信人。那公主急轉後面，即脩了一紙家書，封固停當，到懸壇解放了唐僧，將書付與唐僧，得解脫，抹書在手道：女菩薩

多謝你活命之恩貧僧這一去過貴地定送國王處只恐  
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認奈何切莫怪我貧僧打了誰  
語公主道不妨我父王無子止生我三個姊妹若見此書  
必有相看之意三藏緊緊袖了家書謝了公主就往外走  
被公主扯住道前門裏你出不去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門  
外搖旗呐喊擂鼓筛鑼助着大王與你徒弟廝殺哩你往  
後門裡去罷若是大王拿住還審問審問只恐小妖兒捉  
了不分好歹挾生兒傷了你的性命等我去他面前說個  
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呵待你徒弟計個示下尋着你一  
同好走三藏聞言磕了頭謹依分付辭別公主縱離後門

奴隸到  
底是婦  
人所制  
還是妖  
鬼很選  
狼

之外，不敢自行。將身藏在荆棘叢中，却說公主娘娘心生巧計，急往前面，出門外，分開了大小羣妖，只聽得叮叮噹噹，兵刃亂响，原來是八戒沙僧與那怪在半空裡廝殺哩。這公主厲聲高叫道：「黃袍郎！」那妖王聽得公主叫喚，即丟了八戒沙僧，按落雲頭，撇了銅刀，攏着公主道：「渾家有甚話說？」公主道：「郎君呵，我才睡在羅幃之內，夢魂中忽見一個金甲神人。妖魔道：『那個金甲神？』我門怎的？」公主道：「我幼時在宮內對神暗許下一樁心願，惹得招個孽郎孽女，馬上名山拜仙府齋僧佈施，自從配了你，夫妻們懶會，到今不曾題。那金甲神人來討誓願，喝我醒來，却是南柯一夢。」

夢，因此急整容來郎君處訴知，不期那幕上綁着一個僧人，萬望郎君憐憫，看我薄意，饒了那個和尚罷。只當與我齋僧還願，不知郎君肯否。那怪道：渾家你却多心哩，甚麼打緊之事？我要吃人，那裡不榜幾個吃吃？這個把和尚到得那里放他去罷。公主道：郎君放他從後門裡去罷。妖魔道：奈煩哩！放他去便罷，又管他甚麼？後門前門哩。他遂綽了鋼刀，高叫道：那猪八戒你過來！我不是怕你不與你戰。看着我渾家的分上，饒了你師父也。趁早去後門首等着他，往西方去罷。若再來犯我境界，斷乎不能。那八戒與沙僧聞得此言，就如鬼門關上放回來的一般，即忙牽馬挑

擔鼠竄而行。轉過那波月洞後門之外，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聲音，就在那荆棘中答應。沙僧就剖開草徑，攏着師父，慌忙的上馬。這里

狼毒險遭青面鬼，慄懥幸有百花羞。  
鯊魚脫却金鉤釣，擺尾搖頭逐浪遊。

八戒當頭領路，沙僧隨後出了那松林，上了大路。你看他兩個，唧唧嘈嘈，埋埋怨怨，三藏只是解悞。過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一程一程長亭短亭，不覺的就走了二十九十九里，猛擡頭，只見一座好城，就是寶象國真如個處所也。雲渺渺，路迢迢，地雖千里外，景物一般饒。瑞靄祥烟籠

單清風明月招搖。揮揮翠翠的遠山。大開圖畫。潺潺漫  
漫的流水。碎濺瓊瑤。可耕的連阡帶陌。足食的密蕙新  
苗。漁釣的幾家三澗曲。樵採的一擔兩峰椒。廊的廊城  
的城。金湯鞏固。家的家。戶的戶。只聞逍遙九重的高閣。  
如殿宇萬丈的樓臺似錦標。也有那大極殿。華蓋殿。燒  
香殿。觀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階。擺列  
着文冠武弁。也有那大明宮。昭陽宮。長樂宮。華清宮。建  
章宮。未央宮。一宮宮的鍾鼓管籥。撒抹了閑怨春愁。也  
有禁苑的露花匀嫩臉。也有御溝的風柳舞纖腰。通衢  
上。也有個頂冠束帶的盛儀容。乘五馬。幽僻中也有個

持弓挾矢的機雲霞賞雙鵠花柳的巷管絃的樓春風  
不讓洛陽橋城經的長老回首大唐肝胆裂伴師的徒  
弟憇窟小驛夢魂消

看不盡寶象國的景致師徒三衆收拾行李馬匹安歇館  
驛中唐僧步行至朝門外對閣門大使道有唐朝僧人特  
來面倒換文牒乞爲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連忙走  
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唐朝有個和尚欲求見駕倒換文  
牒那國王聞知是唐朝大國且又認是個方上聖僧心內  
甚喜卽時准奏叫宣他進來把三藏宣至金階舞踏山呼  
禮畢兩班文武多官無不嘆道上邦人物禮樂雍容如此

那國王道長老你到我國中何事三藏道小僧是唐朝釋子承我天子敕旨前往西方取經原領有文牒到陛下上國理合倒換故此不識進退驚動龍顏國王道既有唐天子文牒取上來看者三藏雙手捧上去展開放在御案上牒云

南瞻部洲大唐國奉天承運唐天子牒行切惟朕以涼德嗣續丕基事神治民臨深履薄朝夕是惻前者失救金河老龍獲謳于我皇皇后帝三魂七魄倏忽陰司已作無常之客因有傷壽未絕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赦苦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

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冥超脫孤魂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到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放行須知牒者

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上有寶印九顆國王見了取本國御寶用了花押遞與三藏三藏謝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貧僧一來倒換文牒二來與陛下寄有家書國王大喜道有甚書三藏道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攝將去貧僧偶爾相遇故寄書來也國王聞言滿眼垂淚道自十三年前不見了公主兩班文武官也不知退了多少宮內宮外大小牌子太監

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只說是走出皇宮，迷失路徑，無處找尋。滿城中百姓人家，也盤詰了無數，更無下落。怎知道是妖精攝了去。今日乍聽得這句話，故此傷情流淚。王藏袖中取出書來獻上。國王接了，見有平安二字，一發手軟，拆不開書。傳旨宣翰林院大學士上殿讀書。學士隨即上殿。殿前有文武多官，殿後有后妃宮女俱側耳聽書。學士拆開朗誦，上寫着：

不幸女，自花羞，頓首百拜。

大德父王萬歲，龍鳳殿前，臣

三宮母后昭陽宮下，及舉朝文武賢卿台次。

拙女幸托坤宮，感激劬勞萬種，不能竭力怡顏，盡心奉承，乃於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宮排宴賞玩月華，共樂清宵盛會，正懽娛之間，不覺一陣香風，閃出個金睛藍面青髮魔王，將女擒住，駕祥光直帶至半野山中，無人處難分難辨，被妖倚強霸占爲妻，是以無奈，捱了一十三年，產下兩個女兒，盡是妖魔之種，論此真是敗壞人倫，有傷風化，不當傳書玷辱，但恐女死之後，不顯分明，正舍怨思憶父母，不期唐朝聖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澗淚修書，大膽放脫，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僥幸免

王垂憫遣上將軍至碗子山波月洞捉獲黃袍怪救女回朝深爲恩念草草欠恭而聽不一

逆女百花羞再頓首頓首

那學士讀龍家書國王大哭三宮滴淚文武傷情前前後後無不哀念國王哭之許久便問兩班文武那個敢興兵領將與寡人捉獲妖魔救我百花公主連問數聲更無一人敢答真是木雕成的武將泥塑就的文官那國王心生煩惱淚若湧泉只見那多官齊俯伏奏道陛下且休煩惱公主已失至今一十載無音偶遇唐朝聖僧寄書來此不知的否況臣等俱是凡人凡馬習學兵書武略止可佈

陣安營，保國家無侵凌之患。那妖精乃雲來霧去之輩，不得與他覬面相見，何以征救？想東土取經者，乃上邦聖僧，這和尚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必有降妖之術。自古道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請這長老降妖邪。救公主，庶爲萬全之策。那國王聞言，急回頭便請三藏道：「長老，若有手段，放法力捉了妖魔，救我孩兒回朝，也不須上西天拜佛。長髮留頭，朕與你結爲兄弟，同坐龍牀，共享富貴。知何？」三藏慌忙啟上道：「貧僧粗知念佛，其實不會降妖。國王道：「你既不會降妖，怎麼敢上西天拜佛？」那長老瞞不過，說出兩個徒弟來了。奏道：「陛下，貧僧一人實難到此，貧僧有

兩個徒弟，善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保貧僧到此，國王怪道：「你這和尚大沒理，既有徒弟，怎麼不與他一同進來見朕？」若到朝中，雖無中意賞賜，必有隨分齋供。三藏道：「貧僧那徒弟醜陋，不敢擅自入朝，但恐驚傷了陛下的龍體。」國王笑道：「你看這和尚說話，終不然。朕當怕他？」三藏道：「不敢說。我那大徒弟，姓猪，名悟能，八戒。他生得長嘴獠牙，剛鬃扇耳，身粗肚大，行路生風。第二個徒弟，姓沙，法名悟淨。和尚，他生得身長丈二，膀闊三停，臉如藍靛，口似血盆，眼光爍灼，牙齒排釘。他都是這等個模樣，所以不敢擅領入朝。」國王道：「你既這等樣說了一邊，寡人怕他怎的，宣進來。隨

卽着金牌至館驛相請。那獸子聽見來請對沙僧道：兄弟，你還不敎下書哩？這纔見了下書的好處。想是師父下了書。國王道：稍書人不可怠慢。一定整治筵宴待他。他的食腸不濟，有你我之心，舉出名來。故此着金牌來請大家吃一頓。明日好行。沙僧道：哥阿知道是甚緣故？我們且去。遂將行李馬匹俱交付驛丞，各帶隨身兵器，隨金牌入朝。早行到白玉堦前，左右立下。朝上喝個嘴，再也不動。都武多官無人不怕。都說道：這兩個和尚貌醜也罷，只是粗俗太甚，怎麼見我王更不下拜？喏果平身挺然而立，可恨八戒聽見道：列位莫要議論。我們是這般乍看，果有

些說，只是看下些時來，却也耐看。那國王見他醜陋已是心驚，及聽得那跋子說出話來，越發膽顫，坐不穩，跌下龍牀。幸有近侍官員扶起，慌得個唐僧跪在殿前不住的叩頭道：陛下，貧僧該萬死萬死！我說徒弟貌陋，不敢朝見，恐傷龍體，果然驚了駕也。那國王戰兢兢走近前攏起道：長老，還虧你先說過了，若未說，猛然見他，寡人一定認做也。國王定性多時，便問猪長老沙長老，是那一位善於降妖。那跋子不知好歹，答道：老猪會降。國王道：怎麼家降？八戒道：我乃是天蓬大帥，只因罪犯天條，墮落凡塵，幸今皈正爲僧，自從東土來此。第一會降的是我國王道：既是天將

臨凡必然善能變化。八戒道：不敢不敢。也將就曉得幾個  
變化兒。國王道：你且變一個我看。看。八戒道：請出題目。照  
依樣子好變。國王道：變一個大的罷。那八戒也有三十六  
般變化。就在階前賣弄手段，却便捻訣念呪，喝一聲叫長。  
把腰一躬，就長有八九丈長，却似個開路神一般嚇得那  
兩班文武戰戰兢兢。一國君臣呆呆顰顰。時有模鐵將軍  
問道：長老似這等變得身高，必定長到甚麼去處？纔有此  
極。那獃子又說出獃話來，道：看風東，風猶可西。風也將就。  
若是南風起，把青天也拱箇大窟窿。外國王人驚避，教了  
神通籠，曉得是這般變化了。八戒把身一縱，現了本相。

立堦前，國王又問道：長老此去有何兵器與他交戰？八戒腰裡掣出钯來道：老猪使的是釘钯。國王笑道：可敗壞門面！我這里有的是鞭箇爪鎚、刀鎗鐵斧、効戟矛鎗，隨你選稱手的拿一件去。那钯算做甚麼兵器？八戒道：陛下不知我這钯雖然粗笨，實是自幼隨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爲帥，轄押八萬水兵，全仗此钯之力。今臨凡世，保護吾師，逢山築破虎狼窩，遇水掀翻龍蜃穴，皆是此钯。國王聞得此言，十分懽喜，心信卽命九嬪妃子將朕親用的御酒，整瓶取來，權與長老送行。遂滿斟一爵奉與八戒道：長老遠盃酒，聊引奉勞之意。待捉得妖魔，收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

千金重謝。那欵子接杯在手，人物雖是粗鄙，行事倒有斯文。對三藏唱個大喏道：「師父，這酒本該從你飲起，但君王賜我不敢違背，讓老猪先吃了，助助興頭，好捉妖怪。」那欵子一飲而乾，纔斟一爵，遞與師父。三藏道：「我不飲酒，你兄弟們吃罷。」沙僧近前接了，八戒就足下生雲，真上空裡國王見了道：「猪長老又會騰雲。」欵子去了，沙僧將酒亦一飲而乾。道：「師父，那黃袍怪拿住你時，我兩個與他交戰，只戰個平手。今二哥獨去，恐戰不過他。」三藏道：「正是徒弟呵，你可去與他幫幫忙。」沙僧聞言，也縱雲趕將上去。那國王慌了，扯住唐僧道：「長老，你且陪寡人坐坐，也莫騰雲了。」唐僧

道。可憐可憐。我半步兒也去不得。此時二人在船上敘話。  
不題。却說那沙僧走上八戒道。哥哥。我來了。八戒道。兄弟。  
你來怎的。沙僧道。師父叫我來。積積功的。八戒大喜道。說  
得是。來得好。我兩個努力齊心。去捉那怪物。雖不怎的。也  
在此國揚揚姓名。你看他。

縹渺祥光來國界。氤氳瑞氣出京城。領王旨意來山洞。  
努力齊心捉怪靈。

他兩個不多時到了洞口。按落雲頭。八戒掣鉗往那波月  
洞的門上。儘力氣一槧。把他那石門槧了。斗來大小的鋪  
窟窿。唬得那把門的小妖。開門看見是他兩個。急跑進去。

報道。大王不好了。那長嘴大耳的和尚與那晦氣色臉的和尚。又來把門都打破了。那怪驚道。這個還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我饒了他師父。怎麼又敢復來打我的門。小妖道。想是忘了甚麼物件來取的。老怪咄的一聲道。胡纏忘了物件。就敢打上門來。必有緣故。急整束了披掛。綽了鋼刀。走出來問道。那和尚。我既饒了你師父。你怎麼又敢來打上我門。八戒道。你這潑怪。幹得好事兒。老魔道。甚麼事。八戒道。你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內。倚強霸占爲妻。健了一十三載也。該還他了。我奉國王旨意。特來擒你。你快進去。自家把繩子綁縛出來。還免得老猪動手。那老怪

聞言十分發怒。你看屹聳聳咬響鋼牙，滿溜溜睜圓環眼，雄糾糾舉起刀來，赤淋淋攔頭便砍。八戒側身躲過，使釘耙劈面迎來。隨後又有沙僧舉寶杖，趕上前齊打這一場在山頭上賭鬪。比前不同，真個是

言差語錯招人惱，意毒情傷怒氣生。這魔王大鋼刀，着頭便砍。那八戒九齒耙，對面迎來。沙悟淨丟開寶杖。那魔王抵架神兵，一猛怪，二神僧。來來往往甚消停。這個說：「你騙國理該死罪。」那個說：「你羅閒事報不平。」這個說：「你強姦公主傷國體。」那個說：「不干你事。莫閒爭。」算來只爲些小故，致使僧魔兩不寧。

他們在那山坡前，戰經八九個回合，八戒漸漸不濟，將來釘耙難舉，氣力不加。你道如何？這等戰他不過。當時初相戰，就有那護法諸神爲唐僧在洞暗助，八戒沙僧故僥得個手平。此時諸神都在寶象園設定唐僧，所以二人難敵。那缺子道：「沙僧，你且上前來，與他鬪着，讓老猪出來。」他就顧不得沙僧，一溜往那蒿草薜蘿、荆棘葛藤裡不分好歹，一頓鑽進。那管刮破頭皮，搠傷嘴臉，一較轆睡倒，再也不敢出來。但留半邊耳聰，聽着梆聲，那怪見八戒走了，就奔沙僧。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進洞去。小妖將沙僧四馬攢蹄細住。

畢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一個百花羞便彀斷送此魔矣。八戒沙僧何必又多此閒事。○那怪尚不是魔王。這百花羞真是個大魔王。人若不信。請各自思之。方知我不作誑語也。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馬憶心猿

却說那恠把沙僧綑住，也不來殺他，也不會打他。罵也不曾罵他一句，綽起鋼刀，心中暗想道：唐僧乃上邦人物，必知禮義。終不然我饒了他性命，又著他徒弟拿我不成？噫！這多是我渾家有甚麼書信到他？那國裏走了風汛？等我去問他一問。那恠陡起兇性，要殺公主。却說那公主不知梳妝方畢，移步前來，只見那恠怒目攢眉，咬牙切齒。那公主還陪笑臉迎道：郎君有何事？這等煩惱？那恠咄的一聲罵道：你這狗心賤婦！全沒人倫！我當初帶你到此，更無半

點兒說話。你穿的錦戴的金缺少東西，我去尋四時受用。每日情深，你怎麼只想你父母，更無一點夫婦心？那公主聞說嚇得跪倒在地。郎君呵，你怎麼今日說起這分離的話？那惟道：不如是我分離，是你分離哩。我把那唐僧拿來，算計要他受用。你怎麼不先告過我，就放了他？原來是你暗地裏修了書信，教他替你傳寄。不然怎麼這兩個和尚又來打上我門？教還你回去，這不是你幹的事？公主道：郎君你差恠我了，我沒有甚書去。老惟道：你還強嘴哩！現拿住一個對頭在此，却不是証見？公主道：是誰？老妖道：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和尚。原來人到了死處，誰肯認死？只

得與他放賴。公主道：郎君且息怒，我和你去問他一聲，果然有書就打死了我也甘心。假若無書，却不枉殺了奴奴也。那惟聞言不容分說，輪開一隻簸箕大小的藍靛手，抓住那金枝玉葉的髮萬根，把公主揪上前，捽在地下，執著鋼刀，却來審沙僧。咄的一聲道：沙和尚，你兩個，敢擅打上我們門來，可是這女子有書？到他那國國王教你們來的？沙僧已細在那裏，見妖精兇惡之甚，把公主攢倒在地上，持刀要殺。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書去救了我師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說出，他就把公主殺了。此却是恩將仇報，罷罷罷！想老沙跟我師父一場，也沒寸功報。

效今日已是破綁，就將此性命與師父報了恩寵，遂喝道：那妖惱不要無禮！他有甚麼書來？你這等在他要害他性命，我們來此問你要公主，有個緣故。只因你把我師父捉在洞中，我師父曾看見公主的摸樣動靜，及至寶象國倒換關文，亦皇帝將公主畫影圖形，前後訪聞，因將公主的形影問我師父，沿途可曾看見。我師父遂將公主說起，他故知是他女兒賜了我等御酒，放我們來拿你。要他公主還宮，此情是實，何嘗有甚書信？你要殺就殺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虧天理。那妖見沙僧說得雄壯，遂丢了刀，便抱起公主道：我一時粗魯，多有冲撞，莫怪莫怪。遂與

他挽了青絲，扶上寶轎。軟款溫柔，怡顏悅色。擺哄著他進去了。又請上坐陪禮。那公主是婦人家水性，見他錯敬，遂回心轉意道：郎君呵，你若念夫婦的恩愛，可把那沙僧的繩子，畧放鬆些兒。老妖聞言，即命小的們，把沙僧解了繩子，鎖在那裏。沙僧見解縛鎖住，立起來，心中暗喜道：古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若不方便下他，他怎肯教把我。

鬆放鬆放。那老妖又敎安排酒席，與公主陪禮。壓驚吃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取了一口寶刀，佩在腰裏，轉過手，摸著公主道：渾家，你且在家吃酒，看著兩個孩兒，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國裏，我也

趁早兒去認認親也。公主道：你認甚親？老妖道：認你父王，我是他駙馬，他是我丈人，怎麼不去認認？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麼去不得？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馬，掙力戰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遺留的社稷。自幼兒是太子登基，城門也不會遠出，沒有你這等兇漢！你這嘴臉相貌，見生得醜陋，若見了你，恐怕嚇了他，反爲不美，却不如不去認的還好。老妖道：既如此說，我變個俊的兒去，便罷。公主道：你試變來我看看，好恠物！他在那酒席間，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俊俏之人，真個生得

形容典雅，體段清潔，言語多官樣，行藏正妙齡，才如子

建成詩易貌似潘安柳果輕頭上戴一頂鵲尾冠烏雲  
歛伏身上穿一件玉羅褶廣袖飄迎足下烏靴花摺腰  
間鸞帶光明半神真是奇男子聳壑軒昂美俊英

公主見了十分歡喜那恠笑道渾家可是變得好麼公主  
道變得好變得好你這一進朝呵我父王是親不滅一定  
著文武多官留你飲宴倘吃酒中間千千仔細萬萬個小  
心却莫要現出原嘴臉來露出馬腳走了風汛就不斯文  
了老恠道不消分付自有道理你看他縱雲頭早到了寶  
象國按落雲頭行至朝門之外對各門大使道三駢馬特  
來見駕吃爲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來至白玉堦前奏

道萬歲有三駒馬來見駕現在朝門外聽宣那國王正與唐僧敘話忽聽得三駒馬便問多官道寡人只有兩個駒馬怎麼又有個三駒馬多官道三駒馬必定是妖精來了國王道可好宣他進來那長老心驚道陛下妖精呵不精者不靈他能知過去未來他能騰雲駕霧宣他也進來不宣他也進來倒不如宣他進來還省些口面國王准奏叫宣那惟直至金階他一般的也舞踏山呼的行禮多官見他生得俊麗也不敢認他是妖精他都是些肉眼凡胎却當做好人那國王見他聳聳昂霄以爲濟世之梁棟便問他駒馬你家在那里居住是何方人氏幾時得我公主配

合怎麼今日才來認親。那老怪叩頭道：主公因是城東磚子山波月庄人家。國王道：你那山離此處多遠？老怪道：不遠，只有三百里國王道：三百里路，我公主如何得到那裏？與你匹配？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的答道：主公微臣自幼兒好習弓馬，採獵爲生。那十三年前，帶領家童，鑿石放鷹逐犬，忽見一隻班禰猛虎，身馱着一個女子，往山坡下走。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將女子帶上本庄，把溫水溫湯灌醒，救了他性命。因問他是那里人家，他更不肯題。公主二字早說是萬歲的三公主，怎敢欺心擅自亂說。當得進上金殿，大小計一箇官職帶身，只因他說是民家。

此奇矣。  
幻如。

精絕。  
妙。

之女微臣才留在庄所女貌郎才兩相情愿故配合至此  
多年當時配合之後欲將那虎宰了邀請諸親却是公主  
娘娘教且莫殺其不殺之故有幾句言詞道得甚好說道主  
托天托地成夫婦無媒無証配婚姻前世赤繩曾繫足  
今將老虎做媒人臣因此言故將虎解了索子饒了他性命那虎帶着箭箙  
跑蹄剪尾而去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這幾年  
凜體成精專一迷人害人臣聞得昔年也有幾次取經的  
都說是大唐來的唐僧想是這虎害了唐僧得了他丈  
作那取經的模樣今在朝中哄騙主公主公啊那

老妖也  
是個老

上坐的正是那三十年前駁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經之人。你看那水性的君王，愚迷肉眼，不識妖精，轉把他一片虛詞當了真實，道賢駢馬。你怎的認得這和尚是駁公主的老虎？那妖道主公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穿的也是老虎，與他同眠同起，怎麼不認得？國王道：「你既認得，可教他現出本相來看。」怪物道：「借半盞淨水，我就教他現了本相。」國王命官取水，遞與駢馬。那怪接水在手，縱起身來，走上前使個黑眼定身法，念了呪語，將一口水望唐僧噴去，叫聲變，那長老的真身隱在殿上，真個變作一隻斑斓猛虎。此時君臣肉眼觀看，那隻虎生得

白額圓頭花身電目四隻蹄挺直睜峩二十爪釣彎鋒  
利鋸牙包口尖耳連眉獰獰壯若大貓形猛烈雄如黃  
犢樣剛犖直直挿銀條刺舌驛驛噴惡氣果然是隻錦  
斑獵陣陣威風吹寶殿

國王一見魄散魂飛，就得那多官盡皆躲避。有幾個大胆的武將領着將軍校尉一擁上前，使各項兵器亂砍。这一番不是唐僧該有命不死，就是二十個僧人也打爲肉醬。此時幸有丁甲揭諦功曹護收諸神暗在空中護佑，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傷衆臣。到天晚纔把那虎活活的捉了，用鐵繩鎖了，放在鐵籠裡，收于朝房之內。那國王

却傳旨教光祿寺大排筵宴謝賄馬收授之恩不然陰被那和尚害了當晚衆臣朝散那妖魔進了銀安殿又選十八個宮娥彩女吹彈歌舞勸妖魔飲酒作樂那怪物獨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艷質嬌姿你看他愛用飲酒至二更時分醉將上來忍不住胡爲跳起身大笑一聲現了本相陡發兇心伸開簸箕大手把一個彈琵琶的女子攏將過來挖咋的把頭咬下一口嚇得那十七個宮娥沒命的前後亂跑亂藏你看那

宮娥悚懼彩女忙驚宮娥悚懼一似雨打芙蓉籠夜雨  
彩女忙驚就如風吹芍藥逗春風猝碎琵琶顧命跌

琴瑟逃生，出門那分南北，離般不管西東，磕損玉面，撞破嬌容。人人逃命走，各各奔殘生。

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夜深了，又不敢驚駕，都躲在那短牆簷下，戰戰兢兢不題。却說那怪物坐在上面，自斟自酌，喝一盞，拔過人來，血淋淋的啃上兩口。他在裡面受用，外面人盡傳道：唐僧是個虎精，亂傳亂嚷，嚷到金亭館驛。此時驛裡無人，止有白馬在槽上吃草吃料。他本是西海小龍王，因犯天條，鋸角退鱗，變白馬驮唐僧往西方取經。忽聞人講唐僧是個虎精，他也心中暗想道：我師父分明是個好人，必然被怪把他變做虎精，害了師父，怎的辦？

的好大師兄。毒得久了，人魔沙僧又無音信，便只擇到一

音

派到

一

更時分，萬籟無聲，却縱跳將起來道：我今若不救唐僧，他功果休矣！休矣！他忍不住，頓絕轎廻，抖擻鞍轡，急趨前來。顯化依然化作龍駕，起烏雲，直上九霄空裡觀看。有詩為

一

班

西藏西來拜世尊，途中偏有惡妖氛。今宵化虎燒難脫。

號

白馬垂鞭救主人。

小龍王在半空裡只見金鑑臘肉燈燭輝煌，原來那人把滿堂紅上點着八根蠟燭，按下雲頭，仔細看處，那妖魔盤坐在上面，逼法的飲酒吃人哩。小龍笑道：這廝不識

流

走了馬脚識破風汛蹠圖

吃人可是個長進的

不知我師父下落何如倒遇着這個潑怪且等我去處

他

一戲若得手拿住妖精再救師父不遲好龍王他就搖斷

一變也變做個宮娥真個身體輕盈儀容嬌媚忙移步走

入裡面對妖魔道聲萬福馴馬呵你莫傷我性命我來替

你把盞那妖道斟酒來小龍接過壘來將酒斟在他盞中

滿比鍾高出三五分來更不漫出這是小龍使的遼水淺

那怪見了不識心中喜道你有這般手段小龍道還

有幾分高哩那怪道再斟上再斟上他舉着盞只

是此些情對那酒只情高就如十三層樓一般尖尖滿滿與水相生

須那姪物伸過嘴來。吃了一鍾。扳着眾人吃了一口。道金唱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俟腔韻唱了一個小曲。又奉了一鍾。那怪道。你會舞麼。小龍道也畧曉得些兒。但只是素手舞得不好看。那姪揭起衣服解下腰間所佩寶劍掣出鞘來。遜與小龍。小龍接了刀。就閑心在那酒席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丟開了花刀法。那姪看得眼咤。小龍丢了花刀。望妖精劈一刀來。好姪物。側身躲過。慌了手腳。舉起一根滿堂紅架住寶刀。那滿堂紅原是熟鐵打造的。連柄有八九十斤。兩個出了銀安殿。小龍現了本相。却駕起雲頭。與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殺。這一場黑地裡。奸殺怎樣。

得

那一個是碗子山生成怪物。這個是西洋海罰下的真龍。一個放毫光如噴白電。一個生銳氣如迸紅雲。一個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間。一個就如金爪狸貓飛下界。一個是擎天玉柱。一個是架海金梁。銀龍飛舞。黃鬼翻騰。左右寶刀無怠慢。往來不歇。滿堂紅。

他兩個在雲端裡戰勾八九回合。小龍的手軟筋麻老鷹的身強力壯。小龍抵敵不住。飛起刀去砍那妖怪。妖怪有接刀之法。一隻手接了寶刀。一隻手拋下滿堂紅便打小龍措手不及。被他把後腿上着了一下。急慌慌按落雲頭。

多虧了御水河救了性命。小龍一頭鑽下水去，那妖魔殺來，尋他不見，執了寶刀，拿了滿掌紅，回上銀安殿，照着吃了。睡覺不題，却說那小龍潛于水底半箇時辰，聽不見聲息，方纔咬着牙忍着腿疼，跳將上去，踏着烏雲徑，轉館驛，還變作依舊馬匹，伏于僧下，可憐渾身是水，腿有傷痕，那時節

意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盡凋零，黃婆傍損通分別道義，消疎怎得成。

且不言三藏逢災，小龍敗戰，却說那猪八戒從離了沙僧，一頭藏在草科裡，拱了一個猪渾塘，這一覺只睡到半夜。

時候纔醒，醒來時，又不知是甚麼去處摸摸眼，定了神，思側耳聽聽，正是那山深無犬吠，野曠少雞鳴。他見那星移斗轉，約莫有三更時分，心中想道：「我要回救沙僧，誠然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罷罷罷！我且進城去見了師父，奏准當今，再選些駒勇入馬，助着老猪明日來救沙僧罷。」那跋子急縱雲頭，徑回城裡，半霎時到了館驛。此時人靜月明，兩廊下尋不見師父，只見白馬睡在那廂，渾身水濕，後腿有盤子大小一塊青痕，八戒失驚道：「雙晦氣了，這亡人又不曾走路，怎麼身上有汗，腿有青痕？想是歹人打劫師父，把馬打壞了。那白馬認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對他

師兄，這鐵子嚇了一跳，扒起來往外要走。被那馬擗擗，  
一口咬住。那沙僧道：「哥呵，你莫怕我！」八戒戰兢兢的道。兄弟

「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了？你但說話，必有大不祥之事。」  
說道：「你知師父有難處？」八戒道：「我不知。」小龍道：「你是不知，  
你與沙僧在皇帝面前丟了本事，思量拿倒妖魔，請功陞  
賞，不想妖魔本領大，你們手段不濟，奈他不過，奸道着一  
癩，回來說個信息，是却更不聞音。那妖精變做一個假僧  
，使人撞入朝中，與皇帝認了親眷，把我師父變作一個癩。  
那猛虎見被衆臣捉住，鎖在朝房鐵籠裡，而我聽得這段，  
心如刀割。你兩日又不在不知，恐一時傷了性命。」

得化龍身去救，不期到朝裡，又尋不見師父。及到銀安殿外，遇見妖精，我又變做個宮娥模樣，哄那怪物。那怪叫我舞刀。他看，遂爾留心，砍他一刀，早被他閃過。雙手舉個滿堂紅，把我戰敗。我又飛刀砍去，他又把刀接了，捽下滿堂紅，把我後腿上着了一下。故此鎖在御水河，逃得性命。腿上青是他滿堂紅打的。八戒聞言道：真個有這樣事？小龍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掙得動麼？小龍道：我掙得動，便怎的？八戒道：你掙得動，便掙下海去罷。把行李等老猪挑去高老庄上，回爐做女婿去呀。小龍道：就一口咬住他直裰子，那裏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淚道：

師兄呵，你千萬休生懶惰。八戒道：不懶惰便怎麼？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戰他不過，不趁此散火，還等甚麼？小龍沉吟半晌，又滴淚道：師兄呵，莫說散火的話，若要救得師父，你只去請個人來，八戒道：教我請誰？小龍道：你趁早兒駕雲回上花果山，請大師兄孫行者來。他還有降妖的大法力，管教救了師父，也與你我報得這敗陣之仇。八戒道：兄弟，另請一個兒便罷了。那猴子與我有些不睦，前在白虎嶺上，打殺了那白骨夫人，他怪我獵殺師父金駒。駒籬兒呪，我也只當耍子，不想那老和尚當真的念起來，的把他趕逐回去。他不知怎麼樣的惱我，他也決不肯聽

或言語上畧不相對。他那哭喪棒又重。假若不知高低。擗上幾下。我怎的活得成麼。小龍道。他決不打你。他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你見了他。且莫說師父有難。只說師父想你哩。把他哄將來。到此處。見這樣個情節。他必然不忿斷乎。要與那妖精比併。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師父八戒道。也罷也罷。你倒這等盡心。我若不去。顯得我不盡心了。我這一去。果然行者肯來。我就與他一路來了。他若不來。你却也不要望我。我也不來了。小龍道。你去你去。管情他來也。真個獸子。收拾了釘耙。整束了直裰。跳將起來。踏着雲徑往東來。這一回。也是唐僧有命。那獸子正遇順風。撐

起兩個耳朵，好使似風蓬一般。早過了東洋大海，按落雲頭，不覺的太陽星上。他却入山尋路，正行之際，忽聞得有人言語。八戒仔細看時，原來是行者在山凹裡，聚集羣妖。他坐在一塊石頭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分班排班，口稱萬歲大聖爺爺。八戒道：「且是好受用！且是好受用！」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來家哩。原來有這些好處。許大的家業，又有這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猪有這一座山場，也不做甚麼和尚了。如今既到這里，却怎麼好？必定要見他一見。那獃子有些怕他，又不敢明明的見他，舞着草棍，追瀨阿瀨的瀨，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當中，擠着，也跟那

些猴子磕頭，不知孫大聖坐得高，眼又乖滑，看得他明白。便問那班部中亂拜的是個夷人，是那里來的。拿上來說不了。那些小猴一窺風，把個八戒推將上來，按倒在地。行者道：「你是那里來的夷人？」八戒低着頭道：「不敢承問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行者道：「我這大聖部下的羣猴，都是一般模樣。你這嘴臉生得各樣，相貌有些雷堆，定是別處來的妖魔。既是別處來的，若要投我部下，先來通個腳色。」手木報了名字，我好畱你在此，隨班點札。若不留你，你敢在這里亂拜？八戒低着頭，拱着嘴道：「不羞，就拿出這副嘴臉來了。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幾年，又推認不得，說是甚麼？」

裏人行者笑道擡起頭來我看那獃子把嘴往上一伸道  
你看麼你認不得我好道認得嘴耶行者忍不住笑道猪  
八戒他聽見一聲叫就一轂轆跳將起來道正是正是我  
是猪八戒他又思量道認得就好說話了行者道你不跟  
唐僧取經去却來這里怎的想是你冲撞了師父師父也  
賤你回來了有甚貶書拿來我看八戒道不曾冲撞他他  
也沒甚麼貶書也不曾趕我行者道既無貶書又不曾趕  
你你來我這里怎的八戒道師父想你着我來請你的行  
者道他也不請我他也不想我他那日對天發誓親筆寫  
了貶書怎麼又肯想我又肯着你遠來請我我斷然也是

不好去的。八戒就地扯個慌，忙道：「委是想你，委是想你。」行者道：「他怎的想我來？」八戒道：「師父在馬上正行，叫聲徒弟，我不曾聽見。沙僧又推耳聾。師父就想起你來，說我們不濟，說你還是個聰明伶俐之人，常時聲呼應，問一答十。因這般想你，轉轉教我來請你的。萬望你去走走，一則不孤他仰望之心，二來也不負我遠來之意。」行者聞言，跳下崖來，用手攬住八戒道：「賢弟，累你遠來，且和我要要兒去了。」行者道：「你也是到此一場，看看我的山景何如。」那獃子不敢苦辭，只得隨他走走。二人携手相攬，衆小妖隨後。

上那花果山極巔之處好山，自是那大聖回家這幾日妝  
拾得復舊如新，但見那

青如削翠，高似摩雲。週迴有虎踞龍蟠，四面多猿啼鶴  
唳。朝出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間。流水潺潺鳴玉珮，澗  
泉滴滴奏瑤琴。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後有花木叢華。上  
連玉女洗頭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結秀賽蓬萊，清  
濁育成真洞府。丹青妙筆畫晴難，仙子天機描不就。玲  
瓏怪石玲瓏，玲瓏結彩嶺頭峰。自影動千條紫艷，瓊  
氣搖萬道紅霞。洞天福地人間有，過山新樹與新花。  
八戒觀之不盡，滿心歡喜道：「哥阿，好去處！果然是天下第

一名山行者道：賢弟可過得日子麼？八戒笑道：你看師兄說的話，寶山乃洞天福地之處，怎麼說度日之言也？二人談笑多時，下了山。只見路傍有幾個小猴，捧着紫巍巍的葡萄，香噴噴的梨棗，黃森森的批杷，紅艷艷的楊梅，跪在路旁，叫道：大王爺爺請進早膳！行者笑道：我猪弟食腸大，却不是以果子作膳的。也罷也罷，莫嫌菲薄，將就吃個兒當點心罷。八戒道：我雖食腸大，却也隨鄉入鄉，是拿來拿來。我也吃幾個兒嘗新。二人吃了果子，漸漸日高，那跋子恐怕悞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師父在那里盼望我和你哩，望你和我早早兒去罷。行者道：賢弟，請你往水簾洞和我哩。

洞裡去耍耍。八戒堅辭道：多感老兄盛意，柰何師父久等。  
不勞進洞罷。行者道：既如此，不敢久留，就請此處奉謝別。  
戒道：哥哥，你不去了？行者道：我往那裏去？我這里天不拘  
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要子兒，做甚麼？和尚我是不去的。  
去罷，但上覆唐僧，既趕退了，再莫想找我。八戒聞言，不敢苦  
逼，只恐逼發他性子，一時打上兩棍，無奈，只得噃噃告辭。  
找路走，行者見他去了，即差兩個搘腮的小猴，跟着八  
戒，聽他說些甚麼。真個那猴子下了山，不上三四里路，  
頭指着行者，口裡罵道：這個猴子，不做和尚，倒做妖怪。這  
個猢猻，我好意來請他，他却不去，你不去便罷，又

罵幾聲。那幾個小猴急跑回來報道：大聖爺爺，那猪八戒不大老實。他走走兒，罵幾聲。行者大怒，叫拿將來。那衆猴滿地飛來趕上，把個八戒扛翻倒了，抓鬃扯耳，拉尾揪毛，捉將回去。

畢竟不知怎麼處治，性命死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唐僧化虎，白馬變龍，都是文心極靈極妙，文筆極奇。極幻處，做舉子業的秀才，如何有此？有此亦爲龍虎矣。○或戲曰：變老虎是和尚家衣鉢，有甚奇處？爲之絕倒。